

快递小哥叫承诺

□红孩

平心而论,我算不得真正的吃货。不管是各种美食还是瓜果,我都比较节制,甚至觉得吃这些东西,只要营养健康就可以了。话是这么说,自从手机时代到来,微信、支付宝下单转账方式出现后,吃喝就不是那么随便的了。你想啊,面对那么多的美食,你不选择都不行。我倒是想在家做饭呢,可孩子不乐意,人家就要点外卖。

外卖是一种新兴行业。过去也不是没有,但毕竟是少数人才享用得起的。比如过去的大户人家,逢年过节,给老人做寿,给孩子过百天满月,家里来了贵客,就常让人到有名的饭店去订酒菜。这里说的订酒菜,并不是到饭店订包间,而是让饭店把酒菜送到吃主的家里。这样,一来显得阔气,二来也显得体面。多年前,我曾到中央民族大学一位教授家吃饭,他就打电话让饭店给他家里送来几个大菜招待我。我那时还在郊区的农场,哪见过这样摆谱儿的。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家里也能装上电话,来了朋友随时可以给附近的饭店打个招呼,让他们送一桌酒席来,那可真的是里子面子都有了。

当然,外卖也不单指美食和瓜果,也包括其他的物品。至于外卖小哥,大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跟他们相似的,还有快递员。

我印象中,快递行业最早是从肯德基、麦当劳开始的,后来逐步出现了所谓的“三通一达”。现在,各种快递、闪送、同城遍地都是,就连过去坐等客户上门的邮政公司也都紧跟时代,开展快递业务了。外卖小哥,快递小妹,其人员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起初,这些人基本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组成,他们文化程度不高,身体健壮,不怕吃苦,有的是力气,一个月下来总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刚需,一些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其中还不乏一些研究生、博士生。为此,有很多人多有指责,认为这些高学历者做这种体力劳动有点可惜,对不起家长对不起学校甚至对不起国家对他们的培养。结果,大学生一句“我得求生存,然后才能发展”就给怼了回去。

我们小区里以前有个中等规模的饭店,因为疫情干不下去了,房东就把房子租给了“顺丰”。这个快递点有二十几辆货车,每天早晨七点,这帮小哥就从郊区出租房赶过来装货。货物当然是由上家的发货点送来,从到站到卸完货也就二十分钟的样子,然后小哥们再按照自己负责的片区进行分拣,大家注意力非常集中,有时还要拿笔在单据上写写画画。大约八点钟,他们就像放出的鸟儿一样,开始了自己一天

的工作。这几年疫情不断,在生活、出行极为不便的关键时刻,多亏有快递小哥的昼夜奔波忙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快递小哥,我们的城市生活将是怎样的困难重重?原本,快递小哥送货可以上门到家的,由于疫情,很多社区、单位不得不强行让小哥把物品放在小区门口,或干脆就悬挂在栅栏上。

一天,我特别想吃鸡蛋角瓜馅儿饺子,于是在几个外卖APP上狂搜。结果居然有十几家店有售。我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一家专营饺子馆,手机显示30分钟可送达。我那时还不懂得在结账页面的备注一栏可以填写一些诸如免辣、少盐、加一碗饺子汤之类的留言。要知道,我想我一定会写:“我只吃角瓜,不能用西葫芦代替!”在北京,西葫芦、倭瓜、南瓜和角瓜是有严格区别的。相比那三种瓜,角瓜一般只能在农家种,其特点竖长,也有扁圆,更有相对方正的,瓜皮很坚硬,必须用刀使劲儿才能切掉,里边的瓜瓤带有特殊的清新,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在北京郊区,吃角瓜馅儿大都用鸡蛋与之拌成馅儿料,也有用炸面片、炸排叉、炸咯吱盒的,更有用猪肉、羊肉的,也没有人反对。我是主张角瓜素吃的,包饺子蒸包子都可以。就说这次我下

单角瓜馅儿饺子,本来30分钟可到达,可是左等不右等不到,一看时间已经超过40分钟,这让我大为光火。我打电话给快递小哥,他居然关闭手机。我就想,我是否该退单?我又想,如果现在退单,再点别的商家,恐怕最快也得三四十分钟。于是,我只好继续苦等。

对于我的执着,夫人和孩子都偷偷笑我。夫人说,你和快递小哥较的哪门子劲,这疫情非常时期,不要说能吃上角瓜馅儿饺子,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我辩解道,你说的不对,我现在生气的不是能否吃到什么,而要看对方能否遵守承诺。假如商家不答应有角瓜馅儿饺子,假如外卖小哥不接单,假如他们不承诺30分钟送达,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见我如此理直气壮,孩子戏谑道,老爸的记者范儿又来了。

就在我们争论刚要结束,快递小哥终于来电话了,他说,对不起先生,刚才我的手机不小心被女朋友摔坏了,刚修好。我说,再不来,我可要投诉你们了。快递小哥说,现在疫情严重,他女朋友很担心他,一直劝阻他不要再出工了。结果他们俩争吵了起来,女朋友一气之下把他手机给摔了。听到此,我觉得下面的话快递小哥不说了什么我也能猜到。我问:你现在到哪里了?小哥说,他马上就到我家小区一号门的栅栏外,他让我尽快下来取。

我见到快递小哥时,他已经把我的饭包捆在栅栏上。见我把饭包取下,他冲我挥挥手,骑上电动车一溜烟地跑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得想到承诺二字在当下显得多么可贵。我当然也会想到,这样的快递小哥,那个女孩儿怎么能不担心呢!



不再躺平

幻想着
不用劳作
就会满载而归
梦寐着
所有的浪漫和美好
都会自动在眼前戛然而至
幸福不是毛毛雨
它不会自个从天上掉下来
躺平看似与世无争
只不过为躺平的自己
找了一块自我安慰的遮盖布
躺平
静等不来花开
让原本该怒放的生命
也黯然失色直至凋零
唯有坚决的行动
迎向阳光
走起来
冲起来
拼起来

□王纲

诗苑一采

小小说

老师,您慢慢走!

□陶志华

今天,该是闵晓到笑笑家送教上门了。

对于来笑笑家送教上门,说实话,闵晓是极不情愿的。但没办法,谁让她刚好接了这么一个班,班上刚好有个笑笑,笑笑刚好又是那个智障儿童呢。

笑笑家穷,是精准扶贫户。前一任班主任领着闵晓来过笑笑家,她当时就说:“这样的家庭,能不穷吗?”

笑笑家人不多,就四个。一个年迈的奶奶,一个有些精瘦的父亲,还隔几分钟就咳上几声,撕心裂肺的那种,还有就是笑笑和他姐姐了。笑笑姐还算正常,可也就是相对正常,勉强可以借助拐杖正常上学而已。

至于笑笑的妈妈,闵晓隐约记得之前的老师曾经提过一句,似乎是走了。到底是离家出走还是去世了,闵晓没有多问。

闵晓来到笑笑家后,就知道那一句“走了”,应该是离家出走了。这样的家,又有几个女人能坚持下去呢?闵晓没敢问,怕伤人。

笑笑家小,极小。一家四口人,连厨房算上也就不两个房间。唯一能住人的那个房间,相对摆放着两张看不出颜色的木床。木床和木床的中间,是一张满是裂纹的小木方桌,应该是他们一家人用餐的地方。在小木桌的底下,是一个用旧箩筐做的铺满杂草的窝窝,那是母鸡抱小鹅专用的窝。闵晓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印象最深的便是窝窝里散发出来的那股奇特而又冲鼻的恶臭味儿。

笑笑奶奶颇为热情,知道闵晓是来送教上门的,陪了笑将茶杯刷洗了好几遍,才冲上一杯热茶端了过来,同时还端了一个点心盒子,殷勤地让闵晓喝茶、吃点心。

闵晓看着小木桌上的茶杯和点心,胃里直泛酸水。她知道茶水和点心也许是干净新鲜的,可她实在忍受不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张嘴吃东西。

闵晓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时间能跑快点儿。从走上教学岗位以来,闵晓一直都尽心尽责,可这一次,她真的只想敷衍一下。她尽量屏住呼吸,麻利地将带来的小黑板支好,招呼笑笑过来一起认读。

“tu(土)……”闵晓小声地带读。

“wu(吴)……”笑笑学得很认真,但怎么也发不出“t”这个读音。

读了几遍后,笑笑也许是感觉自己读得不够好,有点自嘲地,读完之后发出极为魔性的“咯、咯、咯”的笑声,声音特别清脆。

闵晓颇有些诧异转头看看笑笑的脸,发现他的脸极为干净,或者说纯净。也许,他是很快活的吧!也许,就因为他叫“笑笑”吧……闵晓想。

忙碌的时间,其实过得挺快。闵晓教笑笑认读了“木”和“土”两个字,又教了他几句礼貌用语,一个多小时也就过去了……

匆匆走出笑笑家大门,闵晓的脚步有些许踉跄,横跨门口小水沟的狭窄条石时差点把她绊倒在地上。可她没顾得上这些,只是狠狠地大口吸着那略带些焦烟味的空气。这时候,灼白的太阳也多少显得有些温柔了。

确实,与笑笑家里的阴郁和恶臭相比,这大太阳底下的石子路,无疑就是天堂了。

狠吸了几口气后,闵晓准备迈步向外走去。然而还没等她迈步,却听身后传来一声清脆却又怯生生的话语:“老、老西(师),你、你慢、慢慢走(走)。”

闵晓的心猛然一颤,顿住脚步。这,自己刚刚是教过礼貌用语,可,也没教过“慢慢走”,更没教过“老师慢慢走”呀!

回过头去,破烂不堪的门框旁,一个小小的脑袋正战战兢兢地探出来,如一只受惊的小猫。

闵晓脸上绽出一丝笑容,抬手挥了挥,大声说了句“再见”,便扭身迈步走了,不自觉地脚步轻快了许多。

也许,到笑笑家送教上门,不是一件坏事吧!闵晓想。

冬至一过,一股股冷空气携小寒节气一路小跑而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小寒的解释是:“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大意是小寒节气还不太冷,等到小寒才算最冷。按常理,小冷不及大,其寒冷程度要稍逊大寒。但事实上,小寒比大寒还冷,因为最冷时段“三九”处在小寒节气中,正如谚语所云,“小寒时处二九,大寒地冻冷到抖”“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因此,小寒节气标志着最寒的日子已经到来。

小寒带一个“小”字,看似不经意,其实能量不小。萧萧寒风以磅礴气势席卷大地,顿时天寒地冻,寒得彻底。小寒究竟有多冷?杜甫写道:“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李贺亦云:“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濛天。”我所看见的是,清晨的霜花在一轮朝阳映照下,愈发洁白晶莹。原野疏朗开阔,水杉、银杏、法国梧桐树叶尽落,曾经绚丽的风景变得萧瑟起来。但高大的香樟树依然绿荫如盖,带动田间一垄垄冬麦和油菜,抖擞精神,青翠中蕴藏生机。

小寒时节,一枝梅让寒冬有了明媚、有了意趣。“天向梅梢别出奇,国香未许世代知。殷勤滴蜡封却,偷被霜风折一枝。”能在小寒中舒枝绽蕊、凌风吐芳的,惟有蜡梅了。蜡梅非梅类,清初《花镜》载:蜡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蜡,且腊月开

立冬之后,天地间的肃杀之气骤然而生。在这寒意侵骨、万物萧索的初冬时节,我第一次踏上了榆林这片心仪已久的黄土高原,开启了计划之中的西北行。

仰望长城南路的古城墙,一种恍然若梦的穿越感油然而生,耳畔似乎传来了大漠悲风的呼号和阵阵金戈铁马的厮杀声。几百年前,这里还是一方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一个简陋的塞上小寨,吃力地抵御着塞外异族的不时侵袭。大明王朝的尚武雄风当然不可能允许这种被动状况的延续。于是,由寨而堡,由堡而卫,由卫而镇,直至矗立起一座护佑万千黎庶的塞上坚城,九边重镇之首的榆林镇就此横空出世。随后,在其周遭广袤的高原上,诸多军事重垒迅速星布于各战略要冲,牢牢拱卫着雄伟壮美的榆林城,也为中原王朝在大西北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战略屏障。而巍然屹立于红山之巅,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誉的镇北台便是雄关之中的翘楚。

凭高居险,扼控南北,建造镇北台决策者的战略眼光着实令人叹服。由台下拾阶而上,直达台顶,顿觉苍茫辽阔、胸臆大开。手抚垛口极目远眺,数里之外的深谷高岭、沟渠河塘、田园村落等一览无遗。

红石峡摩崖石刻,虽早有耳闻,但若不亲临其境,断不知其震撼如斯。置身绵延幽深的峡谷,仰望虎峙两厢的绝壁上那些银钩铁画、气吞山河的古今题

放,故有其名。一株株蜡梅枝干黝黑,弯曲遒劲,在风中摇曳。缀满一朵朵花或绽放或半开,一律小小的、透透的,犹如涂了一层蜡,富有质感,弥散清雅宜人的幽香。含苞的甚是娇小,就那么一点点,仍在承受风寒侵袭,着实惹人怜爱。蜡梅爱雪,似乎是与生

孩提时,冬天比现在更冷,哈气成雾,屋檐下总挂着冰凌,长长短短。那时条件艰苦,虽然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看起来似乎很保暖,其实是“空心”的,因为衬衣里的衣服不保暖,寒风从衣领、袖管、裤脚直往身上钻,冷气逼人。教室窗户用薄膜遮挡,被风吹得

大雪节气时腌制的肉类,可以尝尝了。小寒这天,老家有吃菜饭的习俗。把青菜、咸肉片、香肠等在油锅中稍稍翻炒后,在煮饭时加入,便成了香喷喷的菜饭。经过霜雪打过的青菜特别甜,青菜多选用棵矮、梗白、头大、心黄的“矮脚黄”。烧熟后的“矮脚黄”,菜叶鲜嫩碧绿,菜梗洁白酥烂,菜心柔软滑嫩。青菜、肉、米掺和在一起,煮着煮着,香甜的气味满屋缭绕。一口下肚,香鲜可口的滋味至今念念不忘。有一次,母亲告诉我,以前家里买不起肉,在菜饭里埋一勺猪肉,吃起来也很香。

年味儿一天天渐浓。儿时记忆中,乡下的集会开始热闹起来,乡亲们陆续为过年做准备。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后面去赶集,添置一些碗筷茶杯,挑几副春联,买几张年画,鞭炮是少不了的。我最关心的是买布料做新衣服。有一年我家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母亲买了好多布料,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除了这些,乡亲们用石磨磨豆腐,几家人合在一起蒸包子,炊烟袅袅升起,屋内热气腾腾,氤氲中已闻到年味儿。

“小寒料峭,一番春意换年芳。”经历了最寒冷的时候,也意味着又一度的春暖花开。撩开小寒的门帘儿,即便寒风扑面,仿佛已看到春的影子,禁不住憧憬起阳光明媚、花红柳绿的春天了。

小寒最寒

□唐红生

俱来的情结。每当飘雪的日子,任由寒风刺骨,蜡梅越发盛开,那冰肌玉骨、疏影横斜的风骨也越发凸显。蜡梅也爱古建筑,当黄艳艳的花遇上一段深红墙、一处鱼鳞瓦、一座小亭台……花像怀春的少女,眼神那么深情,流露出特有的气质和神韵。

哗哗作响,双脚冻得发麻。一下课,同学们就玩起斗鸡、跳绳、踢毽子等。最热闹的是“挤油渣”,大家紧靠着墙依次排成一排,使劲往墙角挤。在挤的过程中,被挤出人墙者,又赶紧到队尾继续往前挤。大家乐此不疲,身上也暖和和的。

榆林,榆林

□叶沉

刻,聆听着万马奔腾般穿峡而过的榆溪河水,心中的感觉已远非笔墨所能形容。“榆溪胜地”“大漠金汤”“威震九边”“还我河山”“力挽狂澜”……左宗棠、马占山、李子洲等古今志士将他们的书法艺术功力镌刻于万古绝壁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浩然英风和铮铮铁骨深嵌其中。

位于绥德县城区的疏属山和山下的大理河畔分别是秦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的长眠之地,历史的悲剧早已为人熟知,但青山依旧,英灵不灭,在绥德汉子们的身上,仍然能够看到他们重情守义、忠诚坚毅的影子,踏上疏属山的那一刻,分明感受到了脚下这片土地中绵绵不息的强劲脉搏。

黎民百姓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与祈愿。米脂县杨家沟,又一个红色圣地。1947年冬,那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战士转战陕北时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当他以天纵雄才和超拔卓越的意志战胜对手、即将赢得全面胜利的前夕,他或许造访过二十公里外那位大顺皇帝的奢华行宫且引以自警,并告诫他的战友:“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那尊矗立在杨家沟纪念馆广场上的青铜塑像目光深邃、眉头微锁,脚步却异常坚定。

位于黄河之滨的白云山,是陕北地区的道教圣境,山上始建于明代的古建筑群参差嵯峨、蔚为壮观。登上白云山之巅的魁星阁,苍凉雄浑的陕北大地尽收眼底,中分晋陕的黄河大峡谷内,浑底的黄河水宛如一条桀骜不驯的苍龙翻滚汹涌、奔腾而下。前人登临此处,留下“凌云观涛”的感慨,果然壮观!

我欣喜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先进与完备,它将中国最具地域特色的民歌艺术以丰富多彩的声像形式保存了下来。于是,这片

黄土地千百年来爱恨情仇便化为永不落幕的悲喜剧生生不息地演绎下去,再也不用担心流失与湮灭了——伟大的黄河流经这里,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在这里。

如今的榆林城,将千百年沉淀的苍古小意小心翼翼地呵护于时代光华之中。绿柳环绕的古城墙下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的老街上人烟阜盛,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又昭示着这片土地绵绵不息的生命力。没有中原地带的四战之虞,又幸赖戍边将士的忠诚守护,这里的人们数百年来生活得踏实而安然。淳朴浑厚的品性,极具特色的艺术传承以及自成一体的饮食风尚等,都在诠释与演绎着一座塞上名城的古今嬗变。

就要走了,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高亢、深情而又苍凉的歌: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哎哟带上了那个铃儿哟,哇哇儿的那个声……你若是我哥哥哟,招一招你的那个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哦,那是陕北民歌《赶牲灵》。